

家庭生活文化书库之一

文汇报社《生活》副刊编

难忘真情



上海远东出版社

难忘真情

罗达成 刘绪源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4 号

责任编辑 汪维范

难忘真情

文汇报《生活》副刊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80514—017—0/G·266

定价:9.00 元

序

邓伟志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家庭。尽管远古的家庭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在家庭起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论,总归可以说明家庭是发展变化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家庭至少经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家庭、个体婚家庭这几个阶段。

个体婚家庭的历史不长,只有上万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二三百分之一。可是,个体婚家庭本身也经历过若干不同的阶段。总的趋势是由低向高发展。

从纵向看,家庭有高低之分;从横向看,今日之家庭也有优劣之别。高质量的家庭是五彩缤纷的,低质量的家庭也是千差万别的。怎样衡量家庭质量?

一曰:和谐。和谐是指夫妻感情深厚,家庭内部关系和谐,家庭与外部、与他人的关系和谐。和谐带来欢乐,和谐带来幸福。和谐了,喝水也比人家喝得蜜甜。

二曰:健康。生理上要健康,心理上要健康。生理上要卫生,心理上要卫生。健康是劳动的条件。不健康,虽也可以和谐;但是,不健康,总归是缺陷。

三曰:富裕。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也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美好的家庭。在假定家庭的各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富裕比

穷好。穷了，可以心好，但是往往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曰：文化。家不在大，有文则灵。在家庭经济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以后，紧接着就应当注重家庭文化建设；在履行家庭经济职能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履行家庭的文化功能。假如没有家庭文化，即使富得腰缠万贯，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穷得只有一样东西——钱。“万贯”与“万卷”相结合的家庭，才是真正富有的家庭。

和谐、健康、富裕、文化是现代家庭质量的“八字宪法”。在国际家庭年里，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家庭生活文化书库》，便是家庭八字宪法的生动体现。比如，《夫妻之间》、《多维世界》、《女性解忧》讲的是和谐；《家庭医生》、《百病自疗》讲的是健康；《女子家政》、《家庭宠物》讲的是富裕；《身边科学》、《米舒谈书》等，讲的是文化。应当说，在12种书中，讲文化的占的比重最大。这是值得倡导的。这是现代家庭的特点和优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家庭生活文化书库》是家庭质量指南，是家庭质量提高的必备书、必读书。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套书库中，有他们自己编著的，还有他们翻译过来的；有第一次面世的，还有部分是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发表过的、实践证明是读者欢迎的佳作，多视角，多方位，多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书库是人们可亲的家庭质量指南，是生动引人的家庭必备书。

可惜，我只通读了其中的6种，还有6种只晓得概要，希望这12种书能尽快出齐，早日把评论权交给读者。

1994年9月15日于天纵书洞

目 录

序	邓伟志
婚事	张 蛰(1)
幸福之杯	胡 茄(4)
最后一棵树	王成祥(6)
两个男子汉	淡 然(8)
都很孤独却不说	朱 祁(11)
父亲的人生旅程	胡家才(13)
那轧轧的缝纫机声	张立华(16)
爸爸,父亲节快乐	雨 葭(19)
反哺	彭瑞高(21)
挨揍	张永亮(24)
父亲的照片	陆星儿(26)
给爸寄张贺卡	田水泉(28)
父亲的日记	柯云飞(30)
陪父亲去洗澡	朱贤麟(33)
女儿的这一声呼唤	徐传胜(35)
她改变了一条汉子	王小鹰(37)
五个鸡蛋	李 哮(41)
母亲来信	洪 烛(44)
念戏	刘万翔(46)
我的瞎眼母亲	沈嘉禄(48)

爱心之网	余 戈(50)
夕阳的聚会	彭瑞高(52)
爱的笔记	斯 妤(54)
平房里度过的时光	池雨花(59)
我们家的“生态平衡”	黄河清(62)
我们家的“解放战争”	陈晓蓝(64)
与“小媳妇”谈心	余 辉(67)
手足	蒋子丹(69)
妹妹的命运	张成新(73)
小妹要出嫁了	长 屋(75)
祖与孙	曾 卓(78)
枣儿酸,枣儿甜	徐继强(81)
白头付与我	彭瑞高(83)
姨母的梦	宫 玺(86)
我的过房娘	王 莹(88)
一面之缘	林 芊(90)
梁祝:我初恋的墓志铭	陈 钢(92)
秦淮月圆时	黄德佃(95)
青春的忏悔	季振华(98)
小小	胡红一(101)
我的一场梦	晓 木(104)
两对	陈晓蓝(106)
调羹	王鸣光(108)
“傻姐”	贾 明(111)
我的爱情不是梦	段 誉(114)
曾经有段情	杨素青(116)

我的心可以宁静了	乐 乐(118)
雨意	二 水(120)
留下这爱的回忆	田 民(122)
邂逅	刘世俊(125)
男友不在我身边	阿 蓝(127)
雨夜的回忆	寒 石(130)
金丝小枣	相裕亭(133)
苹果缘	刘 伟(134)
初恋岁月	申 力(136)
喊我自己的名字	吴望新(138)
最是那小小的温柔	李世恩(140)
一路平安	何晓文(142)
含泪的初恋	李 涛(144)
丈夫比我大六岁	叶稚珊(147)
适命的美丽	冥 子(150)
两地分居	王晓洁(153)
我想有个家	王 建(156)
我的人生伴侣	汪浙成(159)
瓢漂水,水漂瓢	余志刚(162)
懒妻	吴建民(164)
遥寄一叶合欢	周小娅(167)
平淡是真	文 静(169)
我娶回一个“大妻子”	王安槐(171)
读夫	应雪梅(174)
多余	王晓玉(176)
项链	吕 明(178)
感谢丈夫	王 晶(181)

一夜闲情	易 木(183)
我的作家老婆	王福生(185)
生日这一天	路 莘(188)
躲不掉的姻缘	凯 南(191)
你打破了我的计划	朱丽春(194)
不该萌发的爱恋	俊 君(196)
我的“娃娃亲”	吴 穷(198)
被催逼的亲事	李泽民(200)

多情还数中年	舒 婷(203)
有那么亲切温暖的去处	舒 婷(205)
老朋友是酒	肖复兴(208)
新泽西来的海菲兹	肖复兴(211)
忧愁河上的金桥	小 舟(214)
五百份贺卡	宋庆平(217)
喂,你好吗?	朱 辉(220)
春天快乐	小 如(223)
迟到的烛光	翁春元(225)
插曲	晓 岚(227)
旧情似水	陈小虎(230)
永远的朋友	小 舟(233)
生日来临	宋宝纯(235)
故人情深	关姝娟(237)
琳的故事	明廷雄(240)
愿好人长在	刘承智(242)
唤醒温柔	王 莹(245)
和女孩握手	谢春池(247)

昔日情事	程乐君(249)
难忘的晚餐	陈丹江(252)
少年的时刻	王维洲(254)
难忘那片桑林	严柏洪(258)
她没有走出我的心	柏辛艺(261)
晚年的一次情探	鲍思洛(264)
小女牙医	赵 芸(266)
我的老师	姚振国(269)
永远的牛仔褲.....	张 蛰(271)
笔友	陈 刚(273)
告别校园的日子	文 媛(275)
那夜的烛光	张 蛰(277)
夏·冬	杨雨文(279)
读你已迟	郑心一(282)
白围巾	阿 姿(285)
美丽的另一种解释	陈晓蓝(288)
后记.....	(291)

婚事

张 莹

从小，就有人问我：“长大要不要媳妇？”我总回答得很干脆：“要！”于是惹来一片笑声。其实那时并不知媳妇为何物。

一过二十岁，父母便操心我的婚事，左右地托媒婆介绍。我哪里会听，哥姐也反对，于是为我提亲的事就放下了。

大学毕业，一切安顿好，早过了法定结婚年龄。父母都急了，一个劲地相互埋怨当初任由了我们，父亲恨不能从乡下赶到城里来一天三遍地催。每次回家探亲，母亲是不大说话的，至多惶惶地问一句：“介绍了？”我一摇头，她便叹气。

实在不忍再违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反正这一辈子要结婚的，也就应了顺即孝的古训，开始留意身边的女子。确定后，带了她回家，母亲慌得杀鸡又宰鸭，父亲跟我们打个照面后，远远躲了开去。朋友疑惑地问我：“你爸不高兴？”我说哪里，他这是高兴的。

结婚的日子是父亲托先生推算的。我们原打算旅游结婚，父亲不同意，他说城里人“五一”、“十一”地结婚出去跑一圈那算啥事，我不管你如今学问了拿了国家的工资，这结婚还得按老规矩办。

女友属猴，当订农历二、八月，日子便定在农历八月十三。

离结婚还有一个礼拜，父亲就让我回了乡下。亲戚很多，要一家一家地通知过来，我们管这称“叫客”。每天，早早起来推了车子出门，远远近近地跑，几天下来，都跑得没丁点儿情绪了，心

里直叫麻烦。父亲却高兴。

按旧俗，我们这儿男儿结婚要祭祖的，所以结婚的头天下午，父亲对我说，别忙了，换换衣裳拜灵去。换了衣服，随了本家的四哥，来到我们家的祖坟地，先拜我爷爷，那时候，夕阳正好，四哥替我点燃了喜钱，我跪下去的时候，鞭炮便响了，唢呐也响起来，很欢快很震耳的一种声音。田野平坦而且空旷，声音就消失在远处的那一抹云端里。我没见过我爷爷，但把头磕下去的时候，亲情让我对另一个世界的他还是有了一种灵魂的沟通，仿佛爷爷就坐在我的面前，欣然受拜我的喜头。我的鼻子有点发酸——祖父艰难万般之后，只能以这种方式享受晚辈的跪拜了。恍惚里，我看到了亲人斑斑驳驳走过的灰白道路，很艰辛地有了我的今天。

结婚那天，客们很多，来来往往一庭院。父亲不停地被帮忙的人喊住要什么什么东西，母亲招呼女眷，迎了一批又一批，我则被叫来叫去地招呼每一位到来的亲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一律的热情问候。最后真是招架不住了，便偷偷地跑到厢房里休息去了。

总算熬到接新娘的车来，所有的人又都往车门前挤，连正吃饭的客人也放下了筷子。院子中间早摆开了桌子，桌子上有香烛，桌子下有芦席，我与妻站在芦席上时，司仪高喊：“鸣炮——！”那边鞭炮和唢呐就响起来，鞭炮太响，听不清吹的是什么，想来就是《入洞房》吧。司仪又高喊：“一拜天地……”下面听不清了，只能一次接一次地鞠躬，最后便“哄”地围上来闹席。

傍晚，客人都走了，一院子的杯盘狼藉，很静，被抽去了什么似的。父亲拱了腰在院子里收拾，我与妻子走过去，让他歇着，他不肯，还是拱了腰去干了。

在院子里帮父亲收拾着乱糟糟的油膩膩的碗碟，望着他的

背影，我渐渐明白了父亲之所以坚持用旧有习俗操办婚事的原因。父亲的一生，虽大字不识，但他记住并恪守了祖训，家庭的延续在他看来是重而又重的事情，他要把几个孩子中最小的我的婚事办得隆重而热烈，以此向众亲朋乡邻们宣告他已完成他承接下来的责任，宣布他最后一件大事的完成。至于当初我所谓旅行结婚的反叛，他自然是容不得的。

有了小家后，回家探亲的次数便少了，最近一次回乡下时，父亲明显比以前寡言了，看他一身疲倦的举止，分明写就着苍老。我想父亲是寂寞的，清淡穷苦的一生中，父亲之所以能一次次从生活的泥泞中爬起来，关键在他心中有搁不下的使命。岁月流逝，当家庭的重担从父亲的肩头一点一点抽去时，同时也慢慢抽走了他的灵魂。于是他一日日迅速地老下来。

我很惶恐。从父亲的身上，我懂得了婚姻还有一层超越生活本身的意义，它是一种信条，是人们对于生命延续的一种执着。

幸福之杯

胡 茹

那年我失恋了。

失恋这两个字现在说来平淡，当时却怎样鞭打着我柔弱孤独的心！未曾在情场打过滚，真诚地爱了那么久，爱的世界却只在一夜间崩毁，一时间只觉得天也负我，地也负我，我的心承担不起这严酷的事实。虽然少年维特的时代早已过去，我还是多次想到了那个冷冰冰的字。

谁知真的想死，心中却又有那么多放不下怀的牵挂。

那天早上，我强忍内心的波动问母亲，假如现在有二百五十块钱，她最希望拿来做什么？母亲正盛饭，她那时已是发胖的年纪，弯腰显得很吃力，她快乐地直起身来问我，是否中了头彩，接着不假思索地说，最想要一套不锈钢餐具。这在中百公司的橱窗里放着，美丽而光亮，母亲下班路过常去看望它，像看自己寄放在别人那里的孩子一样，盘算着想要它已经很久了。我忍着泪掉过头去又问父亲，父亲很绅士派，即便早餐时也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一丝不乱。他仔细地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然后说希望买一张新床，那种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床。当年父母结婚时，只一张木板就载动了他们所有的幸福，今年十二月，是他们银婚纪念日，他想要一张新床以纪念他们美满的婚姻。

我的脸埋在湿热的毛巾里，很久很久都抬不起来，心中热泪奔流。并没有中什么彩，那五百块钱是我身边微薄的积蓄，本想给父母一人买一件心爱的东西，尽我最后一点孝心，但是听了父

母充满爱心的回答，哪里还狠得下心去毁灭生命，甚至连动一动这个念头也是莫大的不孝。假如我真的死了，父母失去了心爱的女儿，身心蒙受巨大的哀痛，生活还有光明和快乐可言吗？母亲的餐具，父亲的新床，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哪怕，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父母，我也要坚强起来，忍耐地活下去。我这样想。

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我决定外出去旅行，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走进大自然，让南方的太阳抚平我心中的伤口。我选择了西双版纳，那是一个像神话一样美丽遥远的地方，是我童年时就一直梦寐想去的。也许是为了让我了却童年的夙愿，父母没有表示反对，尽管一个女孩单身出游千里以外，他们是多么的不放心。殷殷的嘱托，深深的叮咛，一次又一次在我心头激起涟漪。临行那天，我躲在被子里不敢起来，怕和他们告别。耳听得父亲脚步声远去，折回来，又去了，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将下巴搁在膝盖上，若有所思。这时，我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只杯子，底下压了一张纸条和一迭钱，拿起纸条，父亲端正隽秀的字迹便映入我的眼睑——给你的幸福之杯里再加上一滴。

很久以后，我都一直记得这句话，记得这一个早晨，我得到和醒悟了的；记得世界上无以伦比的亲情，给了我那样的温暖。那个早晨我打起了简单的行装，束起了飘扬的秀发，潇潇洒洒地来到了站台，向所有送行的和即将出发的人发出心底的微笑。我知道这次回来后再站在这里的将不再是过去的我了，而是一个温和、明朗、快乐，懂得爱人也热爱生活的好女孩了。

感谢父母在我失意和遭受挫折的时候，递过了一支爱的拐杖，扶我走过了这段孤独的旅程。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失意和软弱的时候，唯愿他们身边也有亲友，能伸出温暖的援手；祝愿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幸福之杯。

最后一棵树

王成祥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说：“要好好念书。”父亲去世时正值壮年，他除了为我们留下四间红砖瓦屋以外，别的似乎什么也没有丢下。从那以后，母亲领着我们艰难地生活着，只是家中徒有四壁，无分文的存款，加上只有母亲一人在挣工分，因而光景日渐惨淡。但母亲仍坚持让我和弟弟读书。好在后来，我和弟弟居然都考取了大学。

我临上大学前，母亲兴奋之余又变得愁眉不展起来。我知道那是家中实在拿不出钱供我上学的缘故，而母亲是决不会开口向外人言借钱的事的。后来，母亲好像一下子有了什么极好的主意，她把我拉出门外说：“你看！”

我这才发现，父亲原来为我们留下了另一笔极宝贵的财富——一批大树。我怎么也没有在意，父亲生前不声不响栽下的一株株极不起眼的树苗，如今居然陆续长大了。它们的枝叶，像把巨大的阳伞，将门前屋后的那片天空遮掩得严严实实，仿佛父亲多年来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护卫着下面这四间瓦屋和屋内居住的我们。

母亲很是高兴，第二天便叫来了人，在它们中间放倒了一批。于是，我终于有了第一笔读大学的费用。

以后，每当我在大学期间缺少钱花，母亲总是按时汇来。我想，母亲一定又放倒了一批大树。

四年终于过去了，那年夏天，我带着鲜红的毕业证书回家看

望母亲，临走时，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对我说：“这是给你的最后一笔，拿去买点像样的衣服。剩下的那些树，要供你弟念书。”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钱，又看看门前屋后那些稀稀拉拉分布的树，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几年以后，等弟弟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才发现老屋四周的树只剩最后一棵了。那是一棵杨柳，挺拔地立在门前的菜园里，紧挨小河边，由于拥有充足的水分和阳光，因而长得又高又大。每当看见它，总要想起那段不寻常的岁月，还有父亲在世时的话语。